



中法马江战役军事部署初析

刘子明 丛培欣

一八八四年八月中法战争马江之战，是我国始建海军以来首次较大的战役。它以海战为主，海战、岸防兼有，从八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历时七天。中国清政府多年经营的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死亡七百九十六人；中国最大的造船厂遭到严重破坏；从马尾至闽江入海口百余里之岸防设施被摧毁。损失惨重，教训深刻。本文以军事部署为重点，探讨清军失败之原因，以便为近海作战和海岸防御提供一些历史借鉴。

一、法军战役企图与作战部署

（一）法军战役企图。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北黎事件发生后，法国政府无理要求中国政府赔偿二亿五千万法郎，并策划了海上军事行动。八月十六日茹费理致电巴德诺时说：“上下两院散会以前，给我必要的全权，得在中国沿海作战，并攫取担保（即据地为质），现在已是最后向中国要求履行契约义务的时候了。”“我们刚发电致海军提督。如你接到中国否定的回答，他应于知照外国领事及船舰后立即在福州行动，毁坏船厂的炮台，捕获中国的船只。福州行动后，提督将即赴基隆，并进行一切他认为以他的兵力可做的一切战斗。”^①由此可见，法海军发动马江战役的直接目的，开始是据地为质、攫取担保，进而是毁坏船厂、捕获舰船，以实现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无理要求。

（二）法国海军的作战部署。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法国政府将其在中国和东京（越南北部）的舰队合编为法国远东舰队，并任命海军中将孤拔为舰队司令。一八八四年七月十四日，法舰队部分军舰由香港经厦门驶达闽江口，有两艘企图经长门口进入马尾港，遭到长门中国守军拦阻，法舰声称是到闽江游历，并无它图。一艘即被获准入港。两天后，孤拔率舰进港，到七月二十五日入港法舰已达五艘，其中三艘泊马尾港、两艘泊长门口内，另外还有两艘停泊闽江口外之马祖沃，初步形成了控制闽江口之态势。七月三十一日，法舰七艘由渤海湾驶抵闽江口，法国远东舰队南北两路在马江会合。八月三日法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军舰鲁汀号、拉加利桑尼亚号驶往台湾海峡，与维拉号会合后，五日进攻台湾的基隆，企图建立进攻中国东南沿海的军事基地。基隆守军在清将刘铭传的指挥下，顽强抵抗，英勇反击，粉碎了法国侵略者的企图。八月六日维拉号战舰驶回马尾港。至此，法舰在马尾港九艘，长门口内两艘，长门口外马祖沃三至四艘，台湾海峡两艘，完成了陈兵马尾港、控制闽江口、威胁福州城的军事部署。法舰在马尾造船厂下游组成两个梯队，前梯队由旗舰伏尔他号，炮舰维皮爱、阿斯比克、豺狼号和鱼雷艇两艘编成；后梯队由巡洋舰杜规特宁、维拉、台斯当号编成。巡洋舰梭尼号、雷诺堡号泊于长门口内监视江口。闽江口外还有法舰五至六艘作为预备队。法军这样部署兵力，并长期与清军对峙，企图胁迫清政府妥协，迫使利用福州口岸通



商的各国政府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从作战的观点来看,法军的部署进可攻击福建水师、马尾船厂,退可撤出闽江口而入海,保持着军队行动的自由。

一八八四年八月十六日,法国总理茹费理电示驻中国公使巴德诺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照文,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应法国的无理要求,如中国政府拒绝,即令孤拔在福州采取行动。孤拔为进一步策划军事行动,制定了作战方案。据法舰队海军上尉罗亚尔所著《孤拔舰队》一书记载:八月二十二日晚八时,孤拔召集所有舰长到旗舰,宣布他的作战计划,其要点是:(1)发起攻击时机: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许退潮时;(2)信号规定:旗舰桅杆升起第一号旗,两艘鱼雷艇出击,当第一号旗收回时,全舰队立即开火;(3)任务区分:旗舰伏尔他号以左舷火炮掩护鱼雷艇攻击中国旗舰扬武号和福星号,以右舷火炮攻击中国师船;阿斯比克号、豺狼号、维皮爱号从旗舰右舷出击,攻击船厂附近之中国舰船;杜规特宁号、维拉号、台斯当号以一侧炮火攻击与其左侧相对的中国三艘舰艇,以其他火炮攻击中国成列之师船,随后台斯当号开到海关水流汇合处,追逐中国水雷艇,然后开到旗舰伏尔他号原处;梭尼号、雷诺堡号停泊长门上游,防止满载石头的三十只中国帆船沉石或布放水雷封闭金牌峡,以保持进出航道。

孤拔作战计划的主要特点是:(1)针对清军不敢先行开火和准备不足的弱点,实施突然袭击,以获取最大的效果和争取战场的主动权;(2)利用清军舰艇船头系锚,退潮时尾部朝向法舰,不能发扬火力的有利时机,发挥自己舰艇的前主炮的威力,保证兵力火力的压倒优势;(3)集中力量攻击中国旗舰,破坏中国舰队的战斗力和指挥系统,以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4)控制长门口,保持增援或撤退之路。

二、清军战役准备与作战部署

(一)战役准备。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对帝国主义采取投降主义政策,不重视海防建设。福州兵备废弛,闽江口海防设施年久失修,兵力配备十分薄弱。从福州城至闽江入海口百余里,平时只有陆勇四个营防守,巴蕉口、五虎口之川石、壶江、荻芦三岛毫无设防,黄霞鼻炮台已废,划鳅炮台无炮,金牌炮台还未竣工,闽安南北岸炮台因河道沙线变迁航道改变,炮门不能取准,尚待重修。长门炮台、闽安南北岸炮台、马尾船厂炮台虽有炮,但陈旧、威力小,仅有少数新式的德国克鲁勃炮。福建水师十几艘舰船装备陈旧、火力不强,船体为木质,防护与攻击力都很差,连清官员也毫不隐晦地评价其为:“可以供转运,不能备攻击;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②就这样的状况,岸防难以阻止法军入侵,海军也不能同法舰队匹敌。

一八八三年中法在越南战事频繁,法舰经常在东南沿海袭扰,清政府担心法军侵袭福建沿海,同时也担心日本乘虚而入,于年底派船政大臣何如璋航海入闽,“就近督防”。一八八四年五月八日,又委任三品衔的侍讲学士张佩纶为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入闽,张佩纶从六月二十一日同两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乘船先后察看了旅顺、烟台、威海的炮台和北洋海军的军事操练,经上海于七月三日到达福州。之后,以张佩纶为首,会同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州将军穆图善、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等,筹划海防和岸防事宜。他们勘察地形、整饬兵备、招募营勇、修筑炮台、调整部署、调集舰船、购制军械,仓促进行战役准备。从一八八四年初起,建宁总兵张德胜率六个营抵闽江口。张佩纶入闽后调回澎湖、兴化、泉州驻军五

个营，集中福宁、建邵之桂勇五个营，指派官员招募五个营加强马尾方向，加上原来的五个营（含内河水师一营），到战役开始前在马尾及其以东沿江共部署了二十四个营。法舰侵入马尾港后，福建水师在马尾港除原停泊之扬武、福胜、建胜三艘舰艇外，七月中旬何如璋陆续调来厦门的振威号、台湾的伏波号、福宁的艺新号、海潭的福星号，两广总督张之洞派来飞云号、济安号，台北的武装商船永保号、琛航号也先后驶达马尾港。到战役开始前，集中马尾港之中国舰艇共十一艘。此外，从闽安、平海等地调来师船八艘、炮船十艘。尚干乡的在籍二等侍卫林培基选募水勇、弁勇共三百四十一名，署督标水师营参将付德柯招募水勇、哨弁共一百五十名，并从内选一部交五品军功林庆平操习杆雷（即在长杆前捆绑炸药，以小船载之，接近敌舰进行爆破）。在闽安至琯头等处沿江选募壮丁一千八百四十名，张佩纶还招集福州南台等处的漳泉人装扮成商人乘小船埋伏在闽江沿岸。调集帆船三十余只装满石头，停泊长门附近，以备堵塞航道断敌退路。张佩纶等为战役准备虽做了一些努力，但由于执行了清政府投降妥协政策，准备是极不充分的，临时招募的兵勇缺乏训练、装备低劣、战斗力很差。

（二）清军的作战部署。清军在闽江口的部署上，把陆岸守备的重点放在长门、闽安、马尾和福州，把水师舰船集中于马尾港。

长门是由海入江的第一要隘，航道水深礁少，大型舰船可直达马尾。长门、金牌两山相峙，中流一束，江面宽仅三百八十余米（约一百二十丈），总扼巴蕉、五虎、连江三个入口。五虎岛雄踞口外，双龟岛俯卧门前，大有“五虎把门、双龟守户”之势，实为江海之锁钥、福州之门户，历代均为用兵之重地。战前，总兵张德胜率陆勇九营分驻长门、金牌、划鰼、琯头。据《福建沿海图说》记载，各营配置是：“一驻划鰼山顶，一驻划鰼北面小山顶，一驻长门炮台后面，一驻电光山炮台后面，一驻电光山炮台北面山麓，一驻琯头后面下塘寨，一驻琯头岭，一驻金牌炮台西面山麓，一驻金牌后面烟台山，又内河水师一营分扎沿江一带。”长门炮台设德国克鲁勃炮五门（口径210毫米1门、170毫米4门），土炮数门，金牌山有克鲁勃炮两门。福州将军穆图善坐镇指挥。（兵力部署见下图）

闽安是由海入江的第二要隘，闽江之咽喉。南北两航道

（南航道大船不能通航）到此复合为一。地势险要，两山夹束绵亘十余里，水道较窄，最窄处不及百丈（330余米），南岸沿江无路，北岸虽能行人，但甚崎岖。中法开战前清军加修了南北岸炮台和田螺湾炮台。南岸暗炮台设炮六门、明炮台设炮八门；北岸建铁门炮台设炮七门，田螺湾炮台设炮数门，均为旧杂式炮。陆勇七营担负岸防，分驻南岸炮台一



营,过屿两营,北岸登高寨炮台两营,田螺湾炮台两营,闽安协参将蔡康业指挥。

马尾据闽江口之上游,闽江与乌龙江汇合之处,由外海至省城水陆必经之地,江面宽阔,罗星塔与海关间宽两里半,水深流缓,为兵商轮船极稳之锚地,是中国的军、商港口,福建水师之基地。这里有清政府经营多年、所费尤巨的中国最大造船厂。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船政大臣何如璋率陆勇七营、水师舰艇十一艘驻守,指挥部设在船政局。马限山驻张升楷两个营、船厂附近方勋一个营、后山火药库黄超群一个营,中岐山黄超群一个营,旺岐杨廷辉两个营,船头林培基招募三百四十一人。在罗星塔、马限山、船厂、中岐山配有火炮十余门。水师舰艇占据上游列队,与扼下游之法舰相持。管带张成率旗舰轻巡洋舰扬武号居前,伏波、福星炮舰分泊于旗舰左右侧,建胜、艺新、福胜三艘炮艇在伏波左侧依次停泊,琛航、永保两艘武装运输船停泊舰队左后方,济安、飞云和振威炮舰停泊在靠近南岸海关的江面上,此外,旧式兵船八艘,改装炮船十艘,武装民船二十余艘分泊于沿江两岸,杆雷小汽艇七只停泊海潮寺前。

福州为福建省政治经济中心,是清陆军海防的主要目标。闽江穿城而过,顺流东下直达马尾。但因航道水浅,从马尾至福州,大型舰船不能航行。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率兵丁三千余人驻守城内。全福三营调练兵七百六十六名,绿营加派兵五百又另招五百名,标营二百九十四人,旗兵一百八十七人,临时招募团丁一千八百余人。福州马尾之间的林浦砌筑土炮台,招募壮丁六十六人,鼓山中岐砌筑土炮台,招募壮丁一百一十六人,以阻法轻型舰艇顺江而上。

清军的上述部署,虽然为阻敌“据地为质”采取了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原则,但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主要是兵力分散,战斗力薄弱,没有后备力量。陆勇二十几个营,分散配备在长门、闽安、马尾等各点上,互不协同,各自为战,没有战役预备队。岸炮台虽占据险要地势,但火炮数量少、质量差、威力小,射向固定向外,不能环江射击,炮位不当,死角大,作用小,形不成密集火力。海军兵力更是薄弱,不能控制闽江口掌握主动权;明知法舰火力强大得多,仍将全舰队密集配置在敌舰火力控制范围之内。马尾岸炮弱,不能有效掩护中国舰队,给敌舰队造成重大威胁。从全国战局来说,也没有将南洋、北洋两大水师调来支援福建水师,使福建水师处于孤军自战的境地。这种部署是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部署。因此,清军虽占有天时地利而不能发挥其优势,却使远道而来,没有基地、地形不熟的法国舰队握有主动权。

三、马江战役简要经过

战争实践是对部署优劣的最好检验。马江战役分水面作战和岸防作战两个阶段。

水面作战:一八八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午刻,何璟接到法领事通知,定于当日对中国开战。张佩纶、何如璋得知后,未能及时通知水师舰艇,法舰于下午一时五十六分,在鱼雷艇发起攻击的同时全线突然开火。按照孤拔的作战计划,以前梯队六艘舰艇攻击上游之中国扬武、福星号等七艘舰船,以后梯队四艘舰艇(特隆方号刚驶达)攻击中国振威号等三艘舰艇,火力猛烈。由于福建水师无临战准备,在很短时间升旗舰扬武号,武装船琛航、永保号即爆炸沉没,振威、飞云、济安号也被击中起火,随后福星号也被鱼雷击中燃烧,艺新、伏波号带伤向上游逃跑。旗舰指挥张成落水上岸。张佩纶、何如璋束手无措,中国舰队陷入一

片混乱。

在这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爱国官兵仍顽强战斗,英勇抗敌。扬武号即将沉没之时仍发炮攻击法旗舰伏尔他号,毙敌五人;福星号管带陈英屹立瞭望台上,高呼:“男儿食禄,宜以死报,今日之事,有进无退!”指挥战船向敌攻击,击伤法四十五号鱼雷艇,自己中弹身亡;福胜、建胜号开战后立即调转船头发炮攻击敌舰,冒着敌舰强大炮火力战不退,管带林森林、叶琛,游击吕翰以身殉职;振威号中弹起火,管带许寿山仍指挥士兵发炮,并尽力使即将沉没的战舰向法舰冲击,自己壮烈牺牲;飞云号为了增援振威号,全速向敌舰猛冲,在战船起火管带阵亡的情况下,全舰士兵仍顽强战斗,直至舰艇沉没。法军上尉罗亚尔也不得不承认福建水师“有些人表现出勇敢和英雄的优美榜样”。但由于准备不足,指挥不当,力量悬殊,广大爱国官兵虽英勇顽强战斗,也无法挽回败局。七分钟后中国舰艇几乎不能作战。仅半小时,福建水师的九艘舰艇和大部师船被击沉击毁,亡七百余。法舰一艘重伤、两艘轻伤,亡六人、伤二十七人。

岸防作战:从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三十分结束水面作战之后,法舰主力即转攻马尾岸炮和船厂,清军岸炮进行还击,与法舰对射,至下午四时五十分炮战停止,法舰撤回罗星塔南部江面。当夜,爱国乡民和士兵自动驾炮船、火攻船攻击敌舰,迫使法舰不得不“一夜继续不停的警戒,大部分船必得移动三、四次”。与法舰开始攻击中国舰队的同时,停留在长门口内的两艘法舰也攻击瑯头岭清军营地,半时许撤退。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复攻瑯头未上岸。二十四日上午十时,法舰开始炮击船厂,船厂数次剧烈爆炸,受到严重破坏,一艘将建成的巡洋舰也被炸毁。由于何如璋、张佩纶等清军官员逃跑,马尾地区作战已无统一指挥,只部分清军岸炮和陆勇力与相抗。二十五日法军在罗星塔登陆,炮阵地被毁,三门八十毫米克鲁勃车炮被夺走。午后攻田螺湾炮台,未果。同一天,法舰两艘从壶江水面向长门炮台攻击,长门炮台发炮还击,法舰一艘受伤而退。二十六日晨法舰又攻田螺湾炮台,清军营勇溃散,法军登岸炸毁炮台,而后直下闽安,炮击南北岸炮台,法军并上陆毁坏炮台与火炮。一支法军窜入闽安镇抢劫,乡民陈明良带领群众与敌展开激战,击退了敌人,陈明良亦被杀害。二十七日法军集中舰艇八艘,由瑯头江面向长门、金牌炮台攻击,长、金炮台岸炮射向固定向外,而不能向内还击,陆勇用轻武器回击,作用甚微。二十八日法舰继续攻击长、金要塞,并强行登陆,清军陆勇顽强抵抗,与敌激战,夜晚法舰继续炮击炮台。二十九日法舰又攻,炮击一直持续至下午三时,长、金炮台均被毁坏。三十日法舰全部驶出闽江口,至此,马江战役结束。

四、清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清政府的妥协政策和消极防御的作战指导。受到慈禧支持掌握内政外交实权的李鸿章,推行妥协投降政策,极力避免与法冲突,他主张“断不可轻于言战”,而应“遇险而自退”,力保“和好大局”。一意讨好法国人,与法人求和,并乞求英、美政府出面“调停”。清政府只寄希望于和谈,不重视战守准备,作战指导思想是消极防御。在法军猖狂挑衅的严重局势下,仍严令清军“静以待之”,“俟登岸后御之”。张佩纶等上书要求李鸿章派北洋水师支援,李执意求和,不准抵抗,迟迟不派。张佩纶等奏请“塞河先发”,军机处电令“尤须慎重,勿稍轻率。”张佩纶、何如璋等虽然先是紧急求援,后是要求“塞河先发”,

其实他们既缺乏取胜之信心,又无取胜之方策,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和谈成功上。因此,虽占有险要地势而不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阻敌舰艇闯入马尾和掌握战场主动权。福建水师爱国官兵请战,要求自卫,张、何怕影响和谈,声称“战期未到”、“不准无令自行起锚”。闽浙总督何璟竟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必让敌先开,我方还击。”八月二十二日张佩纶接到福州消息:“明日法人将乘大潮力攻马尾”,水师舰船仍无加强战备之行动。二十三日午刻得知法舰队于当日开战,又贻误战机,致使福建水师遭到惨败。

(二) 清军技术装备落后,军事实力弱。由于清政府腐败,国力衰弱,技术落后,清军军事实力大大落后于法军。中法海军参战舰艇数量相差不多,中方十一艘,一千二百余人,法方十二艘,一千七百余,但质量相差很大,中国除两艘小炮艇是铁甲外,其余全为木质,装备陈旧,排水量小,最大的轻巡洋舰扬武号才一千五百六十吨;法舰多为使用先进技术的装甲舰,排水量大,巡洋舰多在二千吨以上,最大舰特隆方号四千一百二十七吨。中国舰艇武器装备量少质差,火炮多为落后的前膛装滑膛炮,其中口径一百九十毫米以上仅三门,一百六十毫米以上十九门,没有机关炮或机关枪;法舰火炮均为先进的后膛、装线膛炮,其中口径一百九十毫米以上十二门,一百四十毫米以上五十余门,并有机炮或机关枪,还有先进的威力大的鱼雷。中国海军装备技术比法国落后约三十年。可见法军在技术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本来清军有陆勇万余人,岸炮可考四十余门,但由于装备落后,部署失当,战斗力低,岸炮多为旧式炮或土炮,与法舰作战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三) 清军兵员素质低,部分官员缺乏献身精神。福建水师平时训练很差,“船散在各省,嗜好赌博,百弊丛生,各省用以应差转运,养而不教”^①。清军陆勇多为临战招募扩编,未经训练,信心不足,军纪松弛,战斗力低。驻长门要塞的总兵张德胜“近则渔色,壮志颓唐”^②。闽浙总督何璟拜佛求神,以冀退兵。不少清军头目临阵慌乱,何如璋开战当天逃至马尾西十余里之快安,次日到鼓山,二十五日到福州。张佩纶也逃到距马尾十五里之彭田,穆图善在马尾开战后,未能在长门口沉石塞江,断敌退路,二十九日跑到连江。一些高级将领,平时言战,高谈阔论,一遇开战则贪生怕死,逃之夭夭。使战斗力低劣的清军又丧失了统一的作战指挥,虽不少爱国志士英勇抗敌,却无力挽回败局。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决定着军事,技术决定着战术。清政府政治上施行妥协政策,战略上坚持消极防御。部署上处于被动挨打,技术装备陈旧落后,战争准备不充分,兵员素质低劣,因此,虽占有天时地利,处于被侵略的正义地位,也不能取胜。

注:

①《中法战争》第七册218、249页。

②《洋务运动》第二册393页。

③《中法战争》第四册375页。

④《中法战争》第四册377页。